



语桐

追心 Dr.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他泛起一抹浅浅的微笑，伸手拉开纱门，纱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铃铛，在他拉门之时，摇晃地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“有什么事情吗？”光线灰暗的室内没有看到人影，却传出了一道询问的声音。

夏日樵听得出声音是由屋里传来的，他脱去脚上的鞋子，换上脱拖鞋地缓步往屋里一个看似诊所的厅间走去。

一个身穿长袍的中年男人正背着他，坐在一张大桌前，低头似是在看什么东西。

男人似乎感觉到有人走近，旋转了椅子，面向夏樵日。

“老师。”夏樵日先开口打声招呼，脸上净是笑意。

“樵日？”中年男人——骆行华一见到夏樵日的笑脸，他惊讶地叫了一声，“你怎这个时候回来了？”他随即上起身，走到夏樵日面前，“你不是说明天早上才到吗？”

夏樵日笑着，“我想没事，就赶早来了，反正早来晚来都是要来的，而且，早来可以先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形。”

骆行华爽朗地笑出声，伸手拍拍夏樵日的

肩，“两年多没见到你了，你依然还是这个急性子。”

“教授依然也没有改变。”夏樵日也笑出了声音，他转眼看了一下桌上摆着的几张病历，“你在忙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骆行华低头看了一下病历，“只是在看一些东西而已，在这里能忙到哪里去？一天来看病的人有没十个都还成问题呢！”

“是吗？”他有些讶异。

“是啊！这里的人不多，有大病都到前面城镇的大医院去看，这里要看的只有一些小感冒的病而已。”

“那不是很轻松？”

“是很轻松，不过有时还要自己出诊去看病患。”骆行华解释着这里的工作的情形，“所以呢！也会常常人不在诊所。”

夏樵日沉默着，没有应声。

“好啦！”骆行华看了一下背在夏樵日肩上的旅行袋，“我先带你上楼，到你的房间放行李，然后再慢慢告诉你这里的情况。”

“嗯。”

跟着骆行华到了二楼底处的一间房间，夏樵

日对面前的房间也稍作了打量。

这只是一间两坪大的小房间，简单却干净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，另外还有一个塑胶制衣柜，其他便没有了，但光这三样家具，就几乎已经占了房间的三分之二。

“房间太小了，跟你家的房间是不能相比的。”骆行华对着夏樵日说着，“你可能会住不习惯。”

他淡淡一笑，“没关系的。”随手将肩上的旅行袋往床上一丢，只要有得住就好了。”

“如果有缺什么，你再跟小芄说好了，她是诊所的护士，也是唯一的一个护士，就住在你的隔壁，不过她人现在不在，待会就会回来，我再帮你介绍一下。”骆行华开始对夏樵日说明这里的情形，“这里的人几乎都是农家，人都很熟情也很友善，所以不用怕会碰到你大医院一些难缠的病人或家属，有时村里有什么节庆活动，他们也全很主动请你参加。”

夏樵日仔细地听着，转头打开床边的一扇窗户，往外望去全是绿色的景物，柔和的微风不停地吹进来，让人的心情觉开朗起来。“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大病，偶尔会有一些割创的外科病

夏樵日和络行华坐在一楼的诊察室中聊着天，也谈着诊所里的一些病历。

“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，花儿红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开……”一阵清响的歌声从屋外由远而近地传来。

“小芄回来了。”听着这歌声，络行华立即认出这歌声的主人。

夏樵日没有说话，只是等着屋外的人进来。

再一个脚踏车的煞车声响起，没半分钟，一个人影拉开门走了进来。

“我的青春小鸟一去回来。”人影唱完了最后一句，便拉开嗓门喊着，“骆驼老爸，我回来喽！”

“你不用叫，我都听到你唱的歌，知道你这丫头回来了。”络行华从诊察室里走出来，看着一脸笑意满满的人。

“怎么？对我的歌声有异议吗？”她话才一落，便看跟着出来的夏樵日。

“樵日，她就是你以后找作伙伴叶芄芄。”络行华立即为夏樵日介绍着进屋的人的身分。

站在门口的叶芄芄则是一愣，她看着夏樵日，又看看络行华，“他是——夏樵日吗？”

♥
♥
♥
行华接着为叶芄芄介绍着，“小芄，他就是后天正式接我工作的夏樵日医师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叶芄芄睁大了眼，不敢相信地看着夏樵日，他年纪这么年轻，看起来像是刚从医学院毕业学生，怎会是来这里接手工作的医师呢？

这种地方，会愿意来的医师应该都是老巴巴、说话不是带有满口的外省音，就是满口台湾话的老医师呀！怎会、怎会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呢？

骆行华当然看出叶芄芄眼底闪烁的讶异，他微笑地说：“樵日是我待医学院最后半年，教到的一个得意学生”他并没有解释夏樵日为何这么年轻，才待在大医院两年多，就跑来这里工作的原因。

因为那毕竟是夏樵日的一个心结，要不要别人知道，应该由他自己本人来说比较恰当。

“喔！”叶芄芄应了一声，对夏樵日露出一个招呼式的微笑，“以后请多指教了。”

夏樵日回以一个相同的微笑，“也要请你多多指教，我刚来这里，一切都不熟，还要你多多帮忙。”

“放心吧！”她伸手拍拍他的肩，像是在对一个老朋友般，“要熟悉这里很快的，不像一般医院，麻烦得很，光是一些不数不完的病人、病历、工作的程序、环境，就可以让你记得团团转了。”

夏樵日对于叶芄芄的动作感到讶异，他没想到这个女孩是这般地热情。

“小芄的个性是很爽朗的。”骆行华好笑地解释着芄芄的热情的动作，“她是个很可爱的小女生。”

“又在对人吹捧我了。”叶芄芄白了骆行华一眼，不满意他对自己的赞美。

骆行华对她的白眼是爽朗地笑出声，“你呀，就是讨厌人家称赞你。”

“本来就是。”叶芄芄撇着嘴，“这些浮华的字眼，虚空不切实际。”

“是啊！”骆行华话题一转，“但是我的肚子可是很实际的，它在对我抗议我还没把给它晚餐。”

“好啦！”她转身走向厨房，“我知道我要去煮饭了。”话尾刚落，人也进了大厅边的厨房内。

“她也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吗？”在叶芄芄走进厨房后，夏樵日好奇地问着骆行华。

骆行华转头看着他，“她跟你住在同一个城市里。”

“台北？”这个答案让夏樵日感到惊讶。

“嗯。”骆行华点点头，收起脸上的笑意，叹口气，“她跟你一样，都在逃避一些现实问题，而躲到这个地方来。”说着，他别有深意地凝视着夏樵日。

夏樵日一愣，和自己一样逃避？

“不然你以为以小芄这样轻的女孩子，怎会只身一个人到中部这个小村子里？”骆行华边说边坐耳来，眼望着厨房，“小芄护校一毕业之后，在台北工作一年，就到这个村里来，这一待也待了三年。”

“三年了？”这么算来，她今年也才二十二岁？“她这么年轻，待在这里三年了？她……”他有些不敢相信。

“很难相信一个小女生，可以待在这里这么久？”骆行华截断夏樵日的话，替他接下他想问的事，“是的，她的确待了这么久了，而且，也很喜欢这里的生活。”

夏樵日愣住了，眼睛了望向厨房的门口，听着里面不停传来叶芄芃的快乐歌声，和闻着了阵阵飘出的菜香，他有些好奇，会是什么样的事情，可以让她待在这个地方待上三年？看她的样子，她应该是个快乐无忧的女孩。

“以后有机会，你也可以问问她来此的目的。”骆行华的声音又响起，拉回夏樵日的思绪。

“我真的很想像她来这的原因。”夏樵日说出自己的好奇，“她看起来是一个很乐观的女孩。”

骆行华不不一笑，这主是叶芄芃。”他没有回答夏樵日的好奇，只是丢下了这一句话，结束了晚餐前的谈话。

也 也 也

“哦——九个太阳，哦——九个太阳……”

一早，夏樵日在睡梦中被一阵阵歌声吵醒，他坐起身，睁开迷朦的睡眼，耳边不不时传来歌声。

是叶芄芃在唱歌，他微皱了皱眉头，转身看了一下书桌上的钟，早上六点十分。

夏樵日伸手揉了揉眼，本想再倒头睡，可是想相，今天是自己每天正式上班，还是早些起床！

梳洗了一下，他换了一套轻便的衣服，下楼走出诊所。

站在门口，他看着叶芄芄在前面的小院子里做着早操。

“天天天蓝，教我不想他也难，不知情的孩子，他还要问……”叶芄芄边做着操，嘴里还在不地大声唱歌。

最后，她站直了身子，双手举起，对着远方突然大喊，像是一个歌者在提气练嗓子。

夏樵日看着她的背影，忍不住地笑了。

“小芄，早啊！”远方的稻田，一名准备下田工作的农人对着她打着招呼。

“早啊！旺伯。”叶芄芄挥着手，大声地回着招呼，随即又对着旺伯身边的一牛招呼，“小花，你也早哦！今天要好好耕作呀，不然小心被旺伯打屁股啊！”

夏樵日跨开脚步，走至她的身边，脸上的笑意不减，“你每天都这么早起吗？”

叶芄芄吓了一跳，转身看着一脸笑容的他，

随即露出一个微笑，“早啊！兄弟。”

“早。”

“我每天六点钟就准时起床了。”叶芄芄边说边又转头望向面前一望无际的稻田，不时挥手对着工作的农人打招呼道早安，“在这种空气清新地方，不一早起来运动运动，不是很浪费吗？”说完，她回头用眼光询问着夏樵日。

“说的也是。”夏樵日同意她的说法，“不过，我一向晚起，所以，还不习惯。”

“这就是台北人的通病，尤其是值三班工作人员，日伏夜出，像个标准的夜行性动物。”叶芄芄顶回他的话。

“你以前不会这样吗？”夏樵日反问着她。

“会，怎么会？”她很快地回答，“我根本是见光死，像个吸血鬼，不过呢，我现在已经完全改过来了，以后你也会慢慢改过这个坏习惯的。”说着，她展开双臂，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，然后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。

夏樵日看着她的侧脸，“你好像很满意现在的生活？”

“当然了。”叶芄芄点点，“不然我怎还会一直待在这里。”说着，她又抬头，望着蔚蓝的天

空，“无忧无虑的，一点烦恼都没有，日子过得快活得很咧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难道你不因为想过这样的生活，而到这里来的吗？”叶芄芄反问回去。

“你也是。”夏樵日果断地下着自己的定论。

叶芄芄侧着头，看向夏樵日，脸上依旧有着她的笑，“怎么，才第一天上班，就想套我的事情吗？”

夏樵日笑笑，“我可没这个意思。”他否认叶芄芄的话。

她挥挥手，“最好没有，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，谁都别想套对方的事情，反正和平相处是一件很容易事，对吧？”她话中有意地提醒且警告着夏樵日。

他点点头，“我也是跟你同样的想法。”

“很好。”叶芄芄拍拍他的肩，“兄弟，咱们第一次的沟通很有默契，很好，成功。”她满意地笑着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……”叶芄芄说，“我要进去做早餐了。”叶芄芄想结束话题了，“稀饭吃得惯吧？这里可没有

什么三明治、汉堡之类的速食早餐，一切简单朴素。”

“我不喜欢那些速食。”

“很好。”她很快地接过话，用力地点着头，“第二次沟通也很好，成功。”

夏樵日忍不住地笑出声，这个叶芄芃说话方式真的很好玩。

“不跟你说了，而她已经在煮稀饭了，再不去，稀饭要沾锅了。”说着，她转身走进屋子，而她的歌声又再次响起，“清晨的节奏响起，向世界宣告年轻，大声说话……”

夏樵日微笑地望着叶芄芃的身影没入屋子纱门中，耳边听着她的歌声，虽然她的歌声不柔美，但是却有年轻的蓬勃朝气，还有精神奕奕的味道。

转头再望向面前的绿，所有的农人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，而自己从今天起，也是这里的一份子了，一切都是崭新的生活，相信在这里，他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面前的一切，都令自己开心的，夏樵日对这里有着无限的期望，不管未来会如何转变，他相信都会好的。

“兄弟！”在思绪转游之际，叶芄芃的声音

从屋子里大声地传了出来，“吃早餐喽！”

“来了。”收起所有的思绪，夏樵日也大声地应了回去。

不管了，属于台北的记意就此消失吧！他转身走进了屋子里。

也 也 也

“吃个几天的药就没有问题了。”夏樵日，微笑地对着坐在面前的一名病患张婶说，“只是一般的感冒。”

“夏医生，谢谢你。”张婶对夏樵日微弯身道谢。

“不必客气的。”

“张婶。”叶芄芄拿了一袋药包，走到张婶面前递给她，“你的药，要按时吃哦！”

“我知道啦！”张婶笑笑，起身道了声再见便离开诊所。

夏樵日在张婶离去后，伸展了一下身子。

“累呀？”叶芄芄看着他问。

他微笑地摇摇头，“怎会累呢？在这里又不会忙。”

“这里要忙？她弯身整理着病桌上的病历，

“那天要塌下来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夏樵日盯着她整理着诊察桌上的病因的样子，“你来这里也三年多了，你都没有碰到忙的情形吗？”

叶芄芄抬眼看着他，“你刚才没听我说吗？除非天塌下来了，但是现在还好好地在这里，离我们十万八千里远的。”她以这样的答案，回答了夏樵日问题。

他沉吟了一下，“你在这里待了三年多，难道你不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吗？”他有些好奇地问。

“你已经觉得这里很无聊吗？”叶芄芄不答反问回去。

“不会。”夏樵日环顾了小小的诊室一周，“我觉得这里很好。”

“那就对了。”叶芄芄将不用的病历一一放回病历柜里，“所以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事理由会让我想离开这里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夏樵日凝视着叶芄芄不时弯身、起身的背影，“你年幼不这么年轻，应该到外面的城市闯一闯，不该待在这个小地方。”

“年纪轻不一定要到城市闯，这不是什么一